

权力素描像

QUANLI
SUMIAOXIANG

桑玉成 丁 斌 /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权力素描

QUANLI
SUMIAOXIANG

桑玉成 丁 斌 /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权力素描像 / 桑玉成, 丁斌著.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8. 1

ISBN 978 - 7 - 201 - 12630 - 2

I. ①权… II. ①桑…②丁… III. ①权力 - 研究
IV. ①D0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82797 号

权力素描像

QUANLI SUMIAOXIANG

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 沛
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康岳大厦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电话 (022)23332469
网 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策划编辑 王 康
责任编辑 郑 玥
特约编辑 王 琤
装帧设计 春天·书装工作室

印 刷 高教社(天津)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125
插 页 2
字 数 130 千字
版次印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致电联系调换 (022-23332469)

写给正在掌权、即将掌权或想要掌权的人们

序一：我的权力观^①

我一直认为，谈论一个概念或者一个话题，首先得有一个“资格”认定，或者说有一个“角色”意识。也就是说，如果我要谈论一个概念或者一个话题，而这个概念这个话题与我毫不相干，或者我根本就没有一定的思考以及一定的实践基础，或者说我还是初步的思考和初步的实践，那即使也能够谈上个一二三四、子丑寅卯，但也就只能是隔靴抓痒、不着边际甚至班门弄斧之类。

相对来说，作为一个政治学者，作为一个从事了三十余年政治学的专业教学和研究同时也或多或少有一些管理和领导工作实践的人来说，谈论“权力”这个东东，我还是有点感觉的。

因此，所谓我的“权力观”，在某种意义上还真的不是“纸上谈兵”，而是一个研究了权力、接触过权力的人的一些深切感受和体会。尽管权力的“分量”有轻重，权力的“容量”有大小，但权力就是权力，大小相通，轻重相容，我们仍是可以从一般意义上概括出普遍性的权力观。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雷厉风行，重拳惩治腐败，深得民众拥护，

^① 本序的大多内容改编自本人自选集。桑玉成：《站在平原看高山：玉成论政》，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629～632页。

也得到了全世界的普遍关注。何为“腐败”？一般认为，所谓腐败，主要是指为官者在行使其权力的过程中谋取私利的行为，因此可以说，反腐败的主要任务，就是与为官者不当行为的斗争；而提倡清正廉洁，也正是要求为官者牢固地确立正确的权力观，正当合理地行使好自己手中的权力。

由此看来，在反腐倡廉并以此来塑造清廉政治的过程中，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是需要我们有权者深刻反省，来回答一个非常现实、十分浅显，但又相当尖锐的问题：我们为什么会有权力，又如何来行使好这样的权力？通过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来端正我们为官的观念，并借以规范我们为官者的权力行为。

在一个政治社会里，不能没有权力，有权力就有执掌权力的人，所谓为官者是也。

那么何为官？这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有着不同的理解。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官是权势的象征，官可以凭借其权势，对百姓任意处置，百姓的生死荣辱，全决于官；官是地位的象征，根据这种地位，官统治着社会，所谓“牧民”，所谓“为民做主”，如此而已；官还是社会财富的拥有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那些诸侯百官，也自然地控制着其辖区内的财富和资源。总而言之，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官似乎总是与权势、地位、财富这些相互关联的概念相联系，所以才有诸如“升官发财”“官运亨通”“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等等的词汇或命题。

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立，为我们确立一种全新的权力观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是历史传统的沉疴是不可能一下子通过一般的号召而得以消弭的。迄今为止，在我们上上下下许多人的观念中，那种基于传统旧“官”念的权力观依然具有相对大的市场。

一些人视官为一种待遇,所以“为官者”表面上是获得了某种职位以及权力,但实际上是获得了特定的待遇。在社会资源的分配中,官的品级是确定其分配份额的重要依据。从工资到房子,从出行到用餐,从看病住什么医院到骨灰往哪儿安放,等等,都有具体的规定。既然官是一种待遇,那么伸手要官要权力,或照顾性给权力的情况就不免会发生。

一些人视官为一种地位,过去之所以要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是因为“学而优则仕”的缘故。而现在,有些人则直接信奉“万般皆下品,唯有当官高”的信条。一个人的行政级别是衡量其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志,也似乎成了一个人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在位时扬眉吐气,一下来则垂头丧气。这正如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种情况,那些人狂热地争取干禄,就像被病魔所缠,必须求救于官职,一旦失官,便憔悴不堪。

一些人视官为发财的一种最佳途径,使权力为其最为现实的“财富”。据说战国末年的吕不韦幼时问他父亲:“耕田之利几倍?”曰:“十倍。”问:“珠玉之赢几倍?”曰:“百倍。”问:“立国之主赢几倍?”曰:“无数。”这种回答或许决定了吕不韦的人生志向,使他日后当上了相国。在我们现在的社会条件下,尽管为发财而当官的人可能并不多见,但由于在当官以后很是容易发财的,所以有些人也就有可能把发财作为当官的一个“次目标”了。一些人视权力之大小为“油水”之多少,或者甚至反过来,用“油水”之多少来衡量权力之大小,执掌了一个“油水”多多的权力便心情舒畅,相反,即使其执掌着一定的权力,也可能整天郁郁寡欢。

可以肯定地说,类似上述种种权力观若不转变,腐败之风是难以得到有效遏制的。如上所述,由于本人研究权力,同时担任过一些公职,

或多或少也执掌过某种权力。在这个过程中,我也经常琢磨着究竟应该如何对待权力的问题。我总觉得,为官掌权需要有如下三个方面的权力观:

一是职业观。

我认为,为官掌权应该也是一种社会职业,它和营业员、教师、水电工是一种职业一样。所谓职业,系指一个人在社会中所从事的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工作。社会的正常运转,需要许许多多的职业性工作,以管理为主要功能的官职就是其中之一。从职业这个角度看,这确实确实是那种“只有分工不同,没有贵贱之分”的情况。

职业的一个基本特性是它的流动性,当然,这种流动意向或者说流动权也不掌握在为官掌权者手中,这里从根本上来说还涉及官员制度。把为官掌权视为一种职业,那么就必须使官职保持一定程度的流动。作为官员自己,应该把官职的流动视为正常的现象。官职的流动既包括由官职到其他职业的流动,也包括由其他职业向官职的流动,还应该包括官职上上下下之间的流动。现在,有目共睹的是,我们官职的流动性极差。不仅仅上述那两种内外流动极为困难,就是官职的内部流动也几乎是难以正常化的。干部能上不能下,能官不能民,这就自然而然地强化了官职的特殊地位。我们的官职之所以流动性差,说到底,也就是因为我们缺乏为官掌权的职业观念。从当一名教师流动到当一名国家公务员,这种流动之所以能够为绝大多数的人所接受,正是因为人们把教师和公务员都视为一种职业。因此,可以这样认为,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像看待教师与公务员的流动那样来看待一个为官者弃官从教或者弃官从商的行为,什么时候我们就确立了为官的职业观念。

职业的再一个特性是它的开放性。任何一种社会职业都是开放的。我们之所以不能容忍哪一个人或哪一些人垄断全社会的制衣职业

而不容许他人生产服装的任何举措,是因为我们充分理解职业的开放性特征。根据这样一个特征,再来看看官职的情况,恐怕就与一般的职业不同了。在现今,垄断官职或者变相垄断官职的情况还是时有发生。有些人久据要津,迟迟不肯离去;有些人在任完一个官职的期限后,组织上还是需要用另一个官职来作为他任期届满的条件。对于掌握官职资源的人或机构来说,也难免不做那种对等交易、做那种平衡、安抚式的工作。

诚然,官职与其他职业比起来,其特殊性也十分明显。譬如说,官职具有对社会资源进行分配和控制的权威,这是一般职业所不能比拟的,正因为如此,一些人总希望谋求一官半职,并通过由官职带来的权威获取近水楼台之利。但是无论如何,只要我们树立为官掌权是一种职业的观念,并使官职的流动性和开放性特征充分地展现出来,我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制定出一套职业规范,从而有效地抑制官职掌权的不当行为。

二是公仆观。

如果说为官掌权作为一种职业与其他职业还有什么显著区别的话,那么从职者受雇于谁就是一个重要方面。一般来说,从事一般职业的人总是受雇于一个特定的人或机构,而从事官职的人却受雇于人民。现代各国宪法均承认国家的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而为官掌权者仅仅是根据民主的原则,由人民通过一定的方式产生、代表人民履行公务的人员。从这个角度来看,为官掌权者是接受人民的委托来为人民办事的,“公仆”这个概念即由此而来。所以作为为官掌权者,一定要明确自己的这一特定地位,牢固地树立公仆观念。

习惯上人们总是有意无意地颠倒民与官这样一种主次地位。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国家至上,政府万能,而执掌公共权力的官员就是人

民的主宰。官是主人,人民是奴仆。离开了官,人民一事无成;离开了官,人民一无是处。即使是现在,那种“做官当老爷”的观念也不能说完全根绝了。有些人官职不大权力大,地位不高气势高,专横跋扈,欺压百姓,为非作歹,为人民所不能容忍。

树立为官掌权的公仆观念,主要在于两条:一条是我们是由人民养活的;一条是我们为人民服务的为官掌权者不直接从事物质资料的生产,不直接创造社会财富,其维持经费来源于国库,即来源于人民的赋税。恩格斯当年在论述国家公共权力的基本特征时曾指出,捐税是国家在经济上的特征。因此,这个关系相当清楚了,政府的出资人是人民,官员是依靠人民的税收维持生存的。既然如此,那么政府及其官员就必须当人民的仆人,为人民服务,为人民办事,这也是顺理成章的。

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时曾分析说,公社实现了一次伟大的变革。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恩格斯后来对此说,这样,即使公社没有另外给各代议机构的代表规定限权委托书,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并认为,通过这样的两条,就有效地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而这种现象在资本主义国家是不可避免的。

当然,由于时代和国情的不同,我们也不能不切实际地像巴黎公社那样让现在的为官掌权者拿普通工人的工资,但是作为官员自身,应该有一个甘为公仆的基本观念。只有这样,才能摆正自己的位置,从而端正自己的为官行为。

当下一直有人在抨击高校的行政化,诟病高校的管理层和一些领导干部的“衙门”作风。然而作为在高校担任过一些管理工作的我来

说,似乎还得到了周围同事较为普遍的认同,这是令我欣慰的事情。其实说起来,我在管理岗位上的时候,也没有做那些风风火火的事情,但我确实一直注意自己的角色定位。尤其是在高校里,我始终把教授们视为我需要尊重、需要发挥其作用并为之服务的对象,这是我开展好工作并得到认同的基本点。因为在高校里,自由、平等的氛围比较好,即使是我担任了什么职位,但是我从来没有认为自己能有什么比其他人更多的能耐。所以在我的印象中,似乎也很少有人以职务来称呼我。

三是责任观。

干一件事情,负一个责任,这是最为朴素的道理,尤其是为官掌权者,既然我们的权力来源于人民,既然是受人民之委托在为人民办事,那么就理所当然地要对人民负责。中国古代一位思想家曾说,如果把国家比作一条船的话,那么人民是船主,官员则是水手;水手应该听船主的,应该对船主负责。

有没有责任观念,可以说是衡量社会主义制度下为官者是否具备为官素质的重要标志。在封建专制主义政治条件下,为官是某些人的特权,所以为官者不仅不对人民负责,而且往往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事情干好了,是官员的功绩,可以大书特书;事情干坏了,不是官员的过错,只怪人民生不逢时,时运不济。我们社会主义的政权是人民的政权,我们称社会主义的国家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人民的公仆,这正表明了人民与官员的一种特定关系。根据这种关系,为官掌权者必须就自己的领导行为对人民负责。

所谓负责,并不能仅仅停留在我们常常听到的那种口头表示上,如一些领导经常说,这些事情、这些不足等等“主要的责任在我”之类,而需要一系列制度规则,并通过这些制度规则,使为官掌权者对其行为负责,尤其是承担不当行为的直接后果。这种制度规则包括对官员体系

内部的控制,社会对官员的监督,以及当官员的行为造成不良后果时对官员的撤职、罢免和制裁等处分。

可以看到,树立责任观念,就需要为官掌权者摆正自己的角色,时刻意识到自己是在一系列责任制度和环境制约的前提下展开领导行为的,并自觉地接受来自各个方面的监督和控制。

思考上述这样的问题,实际上由来已久了。一方面是因为在政治学研究的领域中,无法回避“权力”这样的基础性问题,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自己涉足了一点点权力的缘故。更为重要的是,多少年来,在物质横溢的现实世界里,一些人在权力的诱惑下不知不觉地陷入了滥用权力的泥潭而不能自拔。权力给这些人带来了荣耀、带来了光环、带来了财富,但同时也带来了陷阱、带来了悲剧。因此,在我看来,不仅仅是为官掌权者自己,我觉得全社会都需要有一个关于“权力观”的启蒙,有权的以及无权的,权大的以及权小的,都要对权力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还在十多年之前,我就跟丁斌同学就这样的主题进行了多次的交流。丁斌当时是政治学的硕士研究生,他聪明好学,领悟性特好,于是就由他来执笔,把我们讨论的一些问题用相对自然轻松的笔锋写了出来。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搁置初稿。直至过了十多年之后,一方面我本人已经从工作岗位上圆满“毕业”,相对来说可以集中一些精力,也可以大胆谈一些体会和领悟之类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鉴于当下社会的权力以及由权力引致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所以还是觉得有必要把我们的文稿好好整理一下交付出版。正好,丁斌先生也当了不少年的初级中学校长,也有一点“为官掌权”的经历和体验。这样写出来就更有了一点味道。

当然,作为一个研究对象而言,权力本身是一个非常庞大的领域,

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们的思考和表达仅仅是其中的一些表层或者说局部,即使是所及之方面,也不免言不及义,未得要领。如果我们的文字能够给有权的或者无权的、权大的或者权小的有那么点启发和思考的话,那也就表明我们的功夫没有完全白费。

桑玉成

序二：我也是一个有权的人

时过境迁，天变道变，天不变道亦不变，但现实的世界似乎还不完全如此。现实的世界是：尽管国际的国内的、经济的政治的、物质的精神的，一切的一切都在变化，但还是有一些“道”似乎并未变化。也正因为如此，才有桑玉成老师与我商量，把十多年前酝酿的一个话题重新提出来。

按照桑老师的说法，那个时候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话题，是基于当时的一些社会现实和强烈的感受。后来因为工作变动等方面的原因，一度搁置。其间也曾有重新拾起来的念头，但又担心当时的那种感受、那种环境会有所改善，乃至这样的话题失去了应有的意义。然而时过境迁，客观的环境发生了越来越多的变化，与此同时，我们那话题似乎并没有随着时间的变迁而失去意义。恰恰相反，今天这样的话题似乎越发显得重要。

回想起来，桑老师和我第一次讨论“有权在握”这个话题已经是十四年前的事情了，当时我在上海师范大学攻读政治学原理专业硕士研究生。正是专业的缘故，在学习中常常涉及“权力”这样一个概念。

权力是一个那么有争议而又敏感的话题，那一年我二十七岁，对我而言，“权力”更多地是停留在学者的著作里。有一点心虚，有一点胆

怯——我有资格去探讨“权力”吗？在阅读了相关著作后，我试图用一种学术姿态素描了心目中的“权力圈”：权力的概念、性质、来源，如何去获得权力，如何保护权力等，希望成稿的是一部理论学术著作。

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故事搁浅了，我和桑老师也很少联络，草草撰写的稿件从这台电脑被移动到那台电脑，十四年间，存放过至少4个不同的硬盘。

十四年，一晃而过。2003年，我硕士毕业，毕业论文写的是“权力的边界”，讨论国家和社会权力界限问题，涉及一点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关注得比较多的是宏观的权力问题。这些年，我一直在学校教书，上高中的政治课——关于哲学、经济学、政治学；也上初中的思想品德和社会课，讲到过法律、道德；还上一些拓展课，给学生讲讲“三国”的故事，但一直没有再涉及权力，无论是理论上的还是实践意义上的。

当2016年元月，时隔多年，再次和桑老师聊到“有权在握”的时候，我在上海的一所初中担任校长，从事了更多的教育管理工作。桑老师提议，我们可以再续这个话题，我意识到其实这些年自己并没有远离权力，而且已经成为“局”中棋子，或多或少或大或小也确实是一个“有权之人”。于是，我重新找出那个文件夹，翻看当年的稿件，数字化的记录永远都不会出现“泛黄的纸张”那种怀旧情绪，但陈年的叙述依稀透露了当时对权力的认识和态度。回顾十几年的历程，我再一次清晰地感觉到，其实“权力”离我们又是那么得近，是一个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的话题。

有人觉得，我是一个工人，抑或一个农民、商人、教师、医生、警察或者一个随便什么职业的人，甚至就是一个无业游民、退休人员，我又不是政府官员，和权力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去了解权力以及如何获得权力、掌握权力。我想说，就像每个人都是大自然的组成部分一样，我们

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了权力圈的一部分。你是一个工人,哪怕是最基层,初入职的,你一样可以感受到来自小组长、车间主任、厂长的权力制约;如果你晋升为一个班组长,你就有权管理组内成员、分派工作、实施奖惩,同时你也会继续受到车间主任、厂长的管控。各行各业都一样,哪怕你没有职业,你依旧会面对来自各个权力部门的约束和干预,也就是说,“权力”是一个你永远都无法逃避的话题。

不能逃脱,就试着去探究权力的奥秘,这和我有没有得到权力,得到多大限度的权力并没有多大关系。就像不会写小说,但不妨碍我可以成为一个小说评论家,或者不会唱戏,依旧可以对各个戏曲流派指点一点。更严肃一点地说,权力自从其产生以来,经历了不同时代、不同王朝的洗礼,已经脱离了自由随性的脾气,变得理性和充满韵律。权力是人类社会中一件极其完美的艺术品,你会无时无刻不赞赏它,就如同我们进入故宫,欣赏金銮宝殿上的龙椅一样,并不会因为那上面曾经坐过某个荒淫无度、凶暴残忍的皇帝而唾弃它,学着用近乎学术的眼光去临摹权力的线条,我们得到的不是它践踏世界的足迹或者幽暗阴郁的面具,而是各种可能性背后的力量和韵味。这个时候,你是一个阅读着经典著作的学生也好,是一个初入社会的青年也好,还是大权在握的人也好,对于权力的感悟或许不同,但一样可以窥探其的本质,对着权力说三道四。

我在学校担任校长职务已经有些年头了,学校的规模很小,学生和教师少到几乎要被忽略,但这并不妨碍我作为校长的权力执行。

有人会觉得,那么小的一所学校,有什么权力。是的,如果拿一个校长的权力和一个局长、县长、区长、市长相比,在范围和程度上是无法比拟的。比如,学校每一年的公用经费不过区区几十万,这和动辄上千万、上亿的各级工程完全不在一个等量级的;学校的人事几乎是静态

的,把每年退休和引进人员算进去,流动人员还是在个位数,校长最多就是安排一下每年教育教学的人员配备,这和各级政府部门频繁的人事调动、升迁相比,简直是小儿科。

但是有一样东西是一样的,就是对于权力运行的态度、权力运行的程序和规律。再小的一个组织,所面对的无非是人、财、物的资源配置和整合。这些年,我接触处理了不同的矛盾,处置了各种财物的分配,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我对权力的观念、权力的行使有了深切的感受。

同时,我所扮演的这个角色,在一定程度上目睹了从上到下,不同层面的有权者、无权者,争取权力的、保护权力的种种言行举止,这同样引发了我对于权力的思考和感悟。

我希望自己在注视权力时,不带一丝一毫的渴望、憎恨、埋怨、鄙视;临摹权力,是怀揣着一种多么美好的愿望,画布上沉淀的权力轮廓,是所有人对权力的理想。现实的地毯上铺满了它变异和被丑化的印记,在世人的目光中,它就是混淆是非、丑恶生活的土壤,但人们时常会忘记权力的本质。权力是为了秩序而存在的,我们难以想象没有权力的人类社会。当人们习以为常了政府的儒雅、市场的躁动,反而会忽略权力的光明与黑暗也一样笼罩在那里。

参悟权力,无论是希望拥有它,还是只想做个看客,无关紧要,参悟的过程是在领略世态、洞悉人情。任何一项针对权力的动议,都可以被无情地剖析,由表及里、直指人心,从中你可以看到人与人之间的纷争、角力、暧昧、依赖、信任、冷漠、功利……也能够欣赏到人们为了权力所演绎出的跌宕起伏的剧情,这就是人生,是权力的游戏。

我们敬畏权力,不是因为它的公平,而恰恰是因为它的不公平。直面权力,一切都会释然:它就是那么任性,这注定是一场不公平的交易。你辛辛苦苦,处心积虑地付出可能换来的只是“黄粱一梦”。不要期待